

惠女水库

■贺彦豪

初夏的一天，我和文友相邀到惠女水库一游。其实，我们是冲着当年的一首诗而去的，这首诗是讴歌惠女水库，赞美惠女精神的。那澎湃的现代诗潮，那撼人心魄的诱惑，那美丽的诗情画意，却是出自一个22岁年轻大学生之手。在水库的惠女石雕像后，我看到花岗岩的石碑上镌刻着《惠女水库放歌》描红的诗行：“水来了！水来了！/这欢腾而来的幸福水呵，/迎着红光喷薄的朝阳，/闪着光辉四射的金波，/飞过重山穿峡谷，/唱起豪迈的战歌：/我来自惠女水库，/我是划时代的长河！……”读着读着，激动、喜悦涌上心头。

50多年前，这首长诗就刊登在《福建日报》上，曾经轰动八闽大地。听说作者当年虽未能前往实地采访，但从亲人们的叙述中——他知道惠安被称为“地瓜县”，“三日没雨闹旱灾，一透大雨水成灾”。这里的黄土地贫瘠

干旱，没有水，只能种地瓜。所以，人们一日三餐吃的是地瓜粥、番薯干，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白米饭。当年在那样困苦的物质条件下，她的姐姐和兄嫂们都是自带干粮，靠着人挑肩扛一块石一车土“愚公移山”；用一把汗两手茧的磨炼，硬是把一个伟大的水利工程造了出来。他被惠女吃苦耐劳、不畏艰难、战天斗地的精神深深地感动。顿时，他的灵感勃发，诗思奔涌而出，诗潮澎湃，于是，一口气写下了100多行诗句，洋洋洒洒，真是摇人心旌。

几万名惠安女用汗水用坚韧的柔情筑起了这座惠女水库。那些修坝的锄头、铁锹、铁锤、扁担、竹杠、粗绳还有独轮车和惠女们一起经受生活的拷问，一起经历了岁月的沧桑。为了一个信念，为了让下一代能够“由穷变富”走向未来，她们坚守着一种精神，这就是“惠女精神”。

百闻不如一见。从惠女水库归来，我却觉得惠女水库是一处

别样的水上风光：瞧，平静而清澈的水面在晨曦的辉映下是一道波光斑斓的美景，那光芒四闪的景色，真会叫人忘记了水面下还有一股激流在涌动着。那是流向大坝发电机房的水库蓄水，没有水就不能发电。站在水库的大坝上，远望一泓碧水，好像是镶嵌在青草地上被风拂动的锦缎。

走下水库大坝，凝望那远山近水，谁说一座水库能有什么美？其实，我们看到的这一座水库因为一群女人、一群惠安女而美到极致，这一群女人用血肉之躯把惠安女精神筑进这一座水库。远离都市喧嚣，这里是一处难得清凉而幽静的地方。于是，我贪婪地吮吸着负离子，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清新；用手掬一捧清凉“锦鳞逐花动碧波”，让清水涤荡浮躁的心绪，洗涤心中的污垢。夕阳西沉，山水一色，最美不过夕阳红；但却比不上惠女水库之美，碧波荡漾，晚霞如烟，风景怡人。惠女水库的美，真是令人流连忘返。

花一样的手机包

■苏国钦

《黑格尔美学讲演录》有这样一句话：“世界上不是缺少美，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光。”当手机横空出世，并流行开来，配套产品如繁花绽放，层出不穷，其中不乏做工精美的手机包。

有一次，我返回老家，惠安沿海的一个渔村。一天，无意间在村道上，邂逅了一群身穿光鲜亮丽盛装的女青年，驾驶着摩托车，好像一支踩街队伍，英姿飒爽地从眼前驶过，一下子吸引住我的眼光。她们的穿搭除了金黄色的斗笠、湖蓝色斜襟短衫，黑色宽筒裤，银裤链等传统服饰之外，身上还挎着了一个精致的绣花包，与盛装配搭一点都不违和。乍看还以为是香袋，一打听，原来是她们自己创作的手机包。手机包做工精美，上面刺绣着各式各样的图案，细致入微，惟妙惟肖，而且创意新颖，色彩斑斓，让我惊奇之余不禁连连惊呼“水（漂亮）、水、水”。

据悉，这些漂亮的手机包，使用材料易得，成本低廉，大都是服装裁剪下来的下脚料，更因适应农村妇女闲暇时候制作，随身携带方便，走到哪儿就绣到哪儿，抑或边家长里短唠嗑着边绣，因而便在当地女人间广为流行。其中有一款手机包就是直接用不同颜色的碎布片，像七巧板一样拼接而成，图形对称均衡，色彩对比鲜明，视觉冲击力爆棚。如此一来，一些看似无奇的服装边角料在她们灵巧的双手下，幻化成带有生命力的时尚艺术品，既实用又美化生活。极大地丰富了乡村的精神文化内涵，让平淡的生活变得绚丽多彩。

最吸睛还是包上的刺绣，不仅展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，还融合了现代设计的元素。首先是设计构图，女孩子按照自己构思在布上画出一个大概的轮廓，一些不懂画画的女孩就干脆找出自己喜欢的图片，裁剪下来贴在布面上依样画葫芦，然后再用不同的色线，顺着样稿的纹路，一针一线地勾勒。刺绣好了拍下来，微信发送姐妹群交流互鉴，如果大家觉得不好看，回头修改重绣，直到点赞为止。包绣成为她们的一种业余爱好，虽然不专业，但是很专注。

或许有人会说：“网上购买一个不是更好吗？”“电绣更好看？”这并非没有道理，只不过他们是根本不了解我家乡女人的个性特点。她们对待生活很认真，把平凡的日子过得不平凡，善于在生活中发现美，创造美，让美丽的事物融入现实生活中。懂得在忙忙碌碌的时光里，留一份闲情，静享生活的平淡与美好，收获小确幸。

缝制刺绣不仅仅是当代女青年喜欢的手工艺，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。或许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在新一代惠安女中，又有好的创意，创作出更加精美的生活饰品，那是她们青春的颜色，值得好好收藏，慢慢回味。

手织毛衣



(视觉中国)

■涂添丁

衣物更缺。我们家算是较好的，伯伯旅居新加坡，回家探亲带来一些羊毛线。在伯父的接济下，我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手织毛衣，天冷了，套上毛衣就暖和，它是我最主要的“御寒神器”。

记忆中，母亲手里总会有织不完的毛衣，空闲时间，手臂弯处常常挂着一袋羊毛线，双手拿着一副羊毛针在不停地织毛衣，要是时间不赶，一件毛衣有时可能会织上半年。她常常把我们穿短的毛衣拆了，然后重新织成“新”毛衣，再给我们穿，她常说“新”毛衣更暖和。为应对我们不断长高的身体，她还会逐年加点毛线，让毛衣随着我们一起“长大”。一件短了的毛衣，经过母亲灵巧的手后，很快就变成了合身的毛衣，若是同色的毛线没了，母亲甚至会找来颜色相近的毛线来替代，将它织了进去，把异色的线织在腰部的位置，让它变“大”。我们也曾嫌弃串色的毛衣，认为它看起来怪怪的，但在小时候，只

要有新衣服穿都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，更别说是新毛衣，因为新毛衣不仅帅气，也特别保暖，让人轻易不流鼻涕，让我们爱了又爱。

那年刚恋爱不久，手巧的妻子就送给我一件织工精细的毛衣，那是一件全新的羊绒毛衣，精细程度与母亲织的有着天壤之别，针线细密整齐又精巧，兼具精美的图案和结构优美的领口，每一针每一线都饱含着一个刚恋爱女人的柔情，让我幸福得如同置身于蜜罐之中，第二年我们便走进了婚姻殿堂。这件毛衣如同一位充满爱心的战士，陪着我抵御一季又一季的严寒，给予我温暖和力量，直至今天都舍不得丢弃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手织毛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但它在我心中却始终保持着那份独特魅力，每当我选购御寒衣物，特别是看到机织的毛衣，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、妻子亲手给我编织的毛衣，暖暖的感觉伴随着遥远的记忆在胸中涌动着、奔流着。

寒冷天气，越是想起那些曾经穿过的手织毛衣。家里的衣橱里仍珍藏着几圈羊毛、羊毛针和钩针，还有几条手织毛衣，每次整理衣橱都会拿起来清理一番，然后重新再放回去，这些极具纪念意义的东西堆放在家里已经几十年了。

泉州的冬天，极少出现零度以下的气温，但泉州的风大，给人的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温度更低些。在刮寒风的日子，风如同刀割一般，直抵身上每一寸皮肤，寒风深入骨髓，让每个细胞都瑟瑟发抖，这种天气有时连北方来的朋友都直喊受不了。在物质丰富的今天，各种御寒神器唾手可得，但在小时候，因条件限制，极其稀罕的手织毛衣是最主要的御寒装备，在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，很多人常常因为装备不足，冷得发抖，流鼻涕是常有的事。

在那艰苦的时代里，衣物常常是缝缝补补又三年，御寒



投稿邮箱:dnzbq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